

论陆云“文贵清省”的创作思想

姜剑云

(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文贵清省”是陆云《与兄平原书》中提出的关于创作与鉴赏的思想主张。文章重点讨论陆云“清省”说的思想内涵,分析“清省”与重“情”的联系,同时,深入剖析陆云“清省”说之所以产生的关于个人性格气质与社会文化思潮方面的种种复杂原因。

关键词: 陆云;《与兄平原书》;“文贵清省”

陆云原本著述较多,《隋书·经籍志》著录为:“晋清河太守《陆云集》十二卷。”《晋书·陆云传》记载曰:“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书》十篇,并行于世。”然而,现存的陆云诗赋文章只有二百篇左右。陆云并没有系统的文论著作,他的文学观念与创作主张基本上反映在他的《与兄平原书》^①中。据今存陆云《与兄书》判断,这35封书信大致写于他由淮南赴洛^②以后,而其中绝大多数的书札则比较集中地写于他任职清河与邺城时期^③。陆云《与兄书》篇幅不小,可是解读起来障碍较多。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文本存在比较严重的残缺、错简、颠倒、讹误等现象;另一个原因是,这些书简是亲兄弟之间的思想交流,所以,陆云不避吴楚方言,这与他诗赋创作中的用语情况存在着明显的不同^④。

陆云的文学观点比较支离琐碎,但有一个突出之处是反复申说文贵“清省”的创作主张。

“清省”的确切含义是什么,陆云没有做过直接的解释。陆云在《与兄书》中讨论其兄陆机文章之得失时说:“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

称言。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若复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见,可复称极。不审兄由以为尔不?……云今意视文,乃好清省,欲无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这一段话中有这样几点意思。第一,极赞其兄文学成就卓异。第二,指出其兄创作上虽然总的来讲“清新相接”,但毕竟“微多”这一倾向还是存在,建议“小省”以达到极高的境界。第三,提出自己的“清省”主张,认为不加过多的雕饰,文章出于“自然”,就不会产生“微多”之“病”了。

由此看来,“清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所谓“清”,指清新自然之类意思,二是所谓“省”,主要是讲去繁尚简。

陆云《与兄书》中多次以“清”这样的字眼来评价作家作品。现依其书简之次第,摘录相关文句如下。

1. 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
2. 《漏赋》可谓清工。
3. 《吊蔡君》清妙不可言。
4. 《丞相赞》云“披结散纷”,辞中原不清利。兄已自作铭,此但颂实事耳,亦谓可如兄意,真

收稿日期:2002-01-16

作者简介:姜剑云(1960-),江苏省东台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说事而已。

5.《茂曹碑》皆自是蔡氏碑之上者。比视蔡氏数十碑，殊多不及，言亦自清美。

6.尝闻汤仲叹《九歌》，昔读《楚辞》，意不大爱之。顷日视之，实自清绝滔滔。故自是识者，古今来为如此种文，此为宗矣。

7.《祖德颂》无大谏语耳。然靡靡清工。

8.兄《丞相箴》小多，不如《女史》清约耳。

9.兄《园葵》诗清工，然犹复非兄诗妙者。

以上9例文句中，“清妙”一词出现2次，“清工”一词出现3次，其余如“清利”、“清美”、“清绝”、“清约”，各出现1次。而其中的“清妙”、“清美”、“清绝”、“清工”这4个词的意思相近，“美”、“妙”、“工”、“绝”，都是极赞艺术效果的，之所以能够如此，无非是因为显示了“清”的特质。而“清利”和“清约”也应该是同义词。“利”有洁净利落的意思，“约”便是凝练简约的意思。洁净利落，凝练简约，都是产生“清”之效果的途径与手段。

显而易见，陆云的文学审美取向，其重点在一个“清”字。

追求“清”，则必然讲究“省”。在《与兄书》中，陆云特别强调“省”，以及与所谓的“省”之要求相同的如“减”、“损”、“小”、“少”等做法。我们同样摘录有关文句如下：

1.《二祖颂》甚为高伟。……又云亦复不以苟自退耳，然意故复谓之微多，“民不辍叹”一句，谓可省。……《刘氏颂》极佳，但无出言耳。二颂不减，复过所望，如此已欲解此公之半。

2.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多，……若复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见，可复称极。

3.云今意视文，乃好清省，欲无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

4.张公文无他异，正自情省无烦长，作文正尔自复佳。

5.一日视伯喈《祖德颂》，亦以述作宜褒扬祖考为先，聊复作此颂。今送之，愿兄为损益之。欲令省，而正自辄多，欲无可如省。

6.《感逝赋》愈前，恐故当小不？然一至不复减。

7.不知《九愍》不多，不当小减。

8.兄二吊自美之。……文中有“于是”、“尔乃”，于转句诚佳，然得不用之益快，有故不如无。又于文句中自可不用之，便少亦常。

为了“清”，而“省”、“减”、“损”、“小”、“少”，此为必然之要求，是避免冗长臃肿、枝蔓繁复等“文病”的直接的也是最起码的手段或技法。当然，“清省”作为一个表达审美理想、审美境界的形容词，其中的一个“省”字，本身也具有形容词性，有精炼、简约之类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讲，“省”，则要求以少总多，要求以少胜多，要求“警策”，有“警句”。而这一层意思，在《与兄书》中，陆云常常用“善语”、“好语”、“佳语”、“出语”“出言”这样的词来表达。我们也摘录相关文句如下：

1.视《九章》时有善语。大类是移文，不难举意。视《九歌》便自归谢绝。

2.《九悲》多好语，可耽咏，但小不韵耳。

3.云作虽时有一佳语，见兄作，又欲成贫俭家，无缘当致兄此谦辞。

4.《祠堂颂》已得省。兄文不复稍论常佳，然了不见出语，意谓非兄文之休者。前后读兄文，一再过便上口。省此文虽未大精，然了无所识。

5.《刘氏颂》极佳，但无出言耳。二颂不减，复过所望，

在《与兄书》中，陆云有时用一个“出”字，也表达令文章出色、精彩、精拔之类意思。如说：“前日观习，先欲作《讲武赋》，因欲远言大体，欲献之大将军。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许家语，不知此可出不？”所谓“家语”，当是称家常话、平常语一类的意思，以此作“大文”，殊难超常出奇。故此，未敢自信。又说：“《九悲》、《九愍》，连日钞除，所去甚多，才本不精，正自极此。愿兄小为之定一字两字，出之便欲得。”陆云请其兄斟酌文意、推敲字句，从其《与兄书》来看，属于极其平常之事。他说：“愿小有损益，一字两字，不敢望多”；“兄小加润色，便欲可出。”有时候陆机仅笼统地得出结论说某文“不善”，陆云便很不满意，于是向陆机提出要求说：“兄意所谓‘不善’，愿疏教其处绪，亦欲成之令出意，莫更惑如恶所在。”他希望其兄具体地指出其“不善”之处，说出个眉目头绪，最好是能够有所点化，令“出”，

使之超拔精警,千万不要含含糊糊,不要总是让人莫名其妙而不知毛病之所在。

如前所说,陆云评价作家作品往往以“清”、“省”作为衡量优劣的标准。他很注重文章能够以如他所说的“善语”、“佳语”、“出言”醒人耳目,沁人心脾。他评论过蔡邕,曰:“蔡氏所长,唯铭颂耳。铭之善者,亦复数篇,其余平平耳。”他评论过王粲,曰:“视仲宣赋集,《初征》、《登楼》,前耶甚佳,其余平平,不得言情处。此贤文正自欲不茂,不审兄呼尔不?”前贤的文章之所以亦有“平平”不足奇处,其中或亦存在如陆云所说的“了不见”、“好语”、“佳语”、“出语”之现象。除此原因之外,那就应该是关于“言情”的问题了。所谓文、情并茂,陆云一方面讲究“悦泽”、“流泽”、“纬泽”,另一方面,对于“情”字,陆云也是屡屡论及的。如《与兄书》下述文句:

1. 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

2. 情言深至,《述思》自难希,每忆常侍自论文,为当复自力耳。

3. 使云作文,好恶为当,又可成耳。至于定兄文,唯兄亦怒其无遗情而不自尽耳。

4. 兄前表甚有深情远旨,可耽味,高文也。

前两句中的“深情至言”与“情言深至”,意思相同,而第三句中的“遗情”一词,显然也近似于第四句中所说的“深情远旨”。意谓文学创作应该在思想情感方面有深度,“可耽味”,余味不尽,这才是堪称“清妙”的“高文”。由此颇能充分地说明,陆云论创作,论鉴赏,是很重视“情”这一要素的。

但是,对“情”在文章中的价值与地位的认识,陆云,以及陆机,他们过去与现在的看法是有变化的。陆云《与兄书》说:“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絮而不取悦泽。尝忆兄道张公父子论文,实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⑤“絮”,无疑乃“势”之讹,亦属鲁鱼亥豕现象。刘勰《文心雕龙》之《定势》篇中讨论“势”,也正是讨论体裁与风格问题。从陆机、陆云兄弟的生平与创作情况看,他们“往日”在模拟方面投入的时间与精力,相对于“今日”应该是更多一些。例如陆机,《拟古诗》十四首、《演连珠》五十首、“七”体赋两篇、古题乐府数十首,显然都是模拟阶段的大量产物。诗、赋、乐府、连珠、“七”,既涉及到

众多的体裁问题,同时也便涉及到多样的题材、风格问题。通过模拟,学习前贤,研究体裁,体认风格,探索、积累创作的经验与技巧,从而形成关于文学现象的比较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提高关于文学的理论及其实践的水平。这是每一个钟情于文学的爱好者在由起步入门到登堂入室这一过程中所必须要经过的一个正常环节。彼一时,此一时,“今日”自不同于“往日”。人生已经历了更加深刻的体验,而关于文学当然也逐步形成了更加成熟的看法。因而,较之过去,文学创作中对于“情”的更加重视,也便是一种符合逻辑的发展了。陆云是实话实说,然而,刘勰所谓的“先迷后能从善”,显然有些言重了。

关于文学创作,陆云有一种倾向性的认识是,创作能够解愁忘忧。这种观点,他多次提到。

1. 文章既自可美,且解愁忘忧。但作之不工,烦劳而弃力,故久绝意耳。

2. 愁邑忽欲复作文,欲定前,于用功夫大小文便了,为以解愁作文,临时辄自云佳。

3. 云久绝意于文章,由前日见敦之后,而作文解愁,聊复作数篇,为复欲有所为以忘忧。

认识到文学与解愁忘忧的关系,实际也便在一定意义上解释了陆云何以于文学创作与鉴赏方面重视“情”这一问题。应该看到,陆云的“重情”倾向,实际是遵循了他的“清省”原则。他把“情”视为文学的核心。从文学生成理论上来说,舒忧娱悲,抒发情感,此为文学创作的最直接的一大内驱力,所谓“愁邑忽欲复作文,……临时辄自云佳”云云,正说到了文学的两个方面价值与功能,即,既寄托了情感,又满足了审美。而这种感觉与体验,正是其兄陆机《文赋》中文学“缘情绮靡”的观点,颇有点不谋而合的意味。而他一再提到的“久绝意于文章”,是因为或“羸瘁累日”,或“顷不佳思虑,胸腹如鼓,夜不便眠,了不可”等等特殊的原因,这不代表他对文学的一贯态度。事实上,陆云与陆机一样,抒情精神都很强烈,艺术精神也都很强烈,只不过趣尚爱好不尽相同,艺术倾向有所区别而已。

那么,陆云“文贵清省”之思想倾向产生的基础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复杂一

些。对此，我们做以下几点简略的分析。

其一，史传谓陆云“性清正，有才理”（《晋书·陆云传》）。他的“清正”个性往往表现为崇尚清简素朴，反对盈溢奢侈的思想。陆云在淮南担任吴王晏郎中令时，曾上书谏阻吴王司马晏于西园大营第室。在上吴王书中，陆云既力陈晋武帝如何“临朝拱默，训世以俭”，“厚戒丰奢”，又指陈世俗如何“家竞盈溢，渐渍波荡，遂以成风”，他希望吴王“先敦素朴”，“凡在崇丽，一宜节之以制”（《国起西园第表启（宜遵节俭制）》）。陆云“清正”的个性体现于他的为政作风之中，自然也会反映到他的为文倾向中去。又据葛洪《抱朴子》：“嵇君道曰：‘每读二陆之文，未尝不废书而叹，恐其卷尽也。《陆子》十篇，诚为快书。其词之富者，虽覃思不可损也。其理之约者，虽鸿笔不能约也。观此二人，岂徒儒雅之士？文章之人也。’”（《北堂书钞》卷一百引）《陆子》是陆云的著作，“虽鸿笔不能约”之“约”，据《意林》引文当作“益”。所谓“理之约”，其实代表了陆云创作的主导风格。即此我们这样认为，陆云“文贵清省”的创作思想，与他“清正”的品格个性，首先在人格精神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与他持论善辩“有才理”的简约深刻之思维风格有着内在的共通的地方。所谓“风格即人”，这个精警而深刻的艺术哲学命题，从人学辩证法的角度确立了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与永恒性，也从而于人之思想性格与艺术风格之互动相生关系这一个侧面，证明了陆云“文贵清省”创作思想产生的合理性。

其二，二陆优劣之别是客观存在的，史传谓陆云“虽文章不及（陆）机，而持论过之”（《晋书·陆云传》），这说明陆云文学才思方面与乃兄相比，确实存在较大的差距。在《与兄书》中，陆云一方面自称“四言、五言非所长，颇能作赋”，另一方面又一再表明他对于篇幅较长或者篇制较大的“大文”的创作心有余但力不足。信中说：“前日观习，先欲作《讲武赋》，因欲远言大体，欲献之大将军。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许家语，不知此可出不？故钞以白兄。若兄意谓此可成者，欲试成之。大文难作，庶可以为《关雎》之见微。”又说：“间视《大荒传》，欲作《大荒赋》，既自难工，又是大赋，恐交自困绝意。”他很想超

越陈琳，但又倍感信心不足。关于创作京都题材类大赋，他多次鼓动乃兄大显身手，以超越前贤：“兄作大赋，必好意精时。故愿兄作数大文。近日视子安赋，亦对之叹息绝工矣。兄海又尔，故自是高手。”陆云崇拜其兄，也并不否认自己的弱项。但毕竟不是大手笔，写不了大文章，所以，与其说“清省”是陆云的特点展示，还不如说是他的弱点显现^⑥。文学创作离不开才气这一重要因素，然而，其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昆仲都钟爱文学，又常相交流切磋。陆机因才优而尚绮靡，辞妍意巧；陆云当然也只是习惯于自己的创作模式与创作体验，他不时地批评其兄“微多”的倾向，申明自己“清省”的主张，多少有些亦攻亦守的意味。《文心雕龙·熔裁》曰：“昔谢艾、王济，西河文士，张骏以为艾繁而不可删，济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谓练熔裁而晓繁、略矣。至如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若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非夫熔裁，何以行之乎？”陆机熔裁而得“绮靡”，陆云熔裁而得“清省”。才优熔裁得“繁”，思劣熔裁得“略”。对于陆机、陆云兄弟创作上繁与略的不同倾向及其形成原因，刘勰虽然只就某一方面加以揭示，但无疑是十分准确的。

其三，陆云“文贵清省”思想倾向的出现也与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密切相关。玄学自曹魏正始以来，经过晋武帝泰始、咸宁、太康，再至惠帝元康、永康、太安之时，其间已经风行了半个多世纪。虽然西晋玄学所关注的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较之正始玄学、竹林玄学时期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即名教与自然的对立，转换为名教与自然的融合，然而，关于言、意相互间的关系问题，却一直是玄学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言意之辩本是先秦时代传统的哲学论题，正始时代的玄学名士们则出于对社会政治的关系，旧典新释，作了不无牵强附会意味的精致发挥。他们借助于对本末体用关系问题的思索论辩，认为理想的圣人政治家的极致便在于举本统末，执一御万。“一”是“道”，亦即“无”。玄学的精髓就在于以“无”为“本”。所谓“末”，以及“万”，即是众“有”。“有”生于“无”，此为玄学的精义所在。“言”和“意”，其间的关系正是“末”与“本”的关系。从关于本末有无之辩证法思想

出发,玄学家们于是主张舍象求意,得意忘言。而“言不尽意”之命题,当其引入文学创作领域,显然会很有意味地激发关于言、象(物)、意之关系问题的探索和思辨。曹魏玄学家基本上持“言不尽意”之观点。西晋玄学家则倾向于持“言尽意”说,这与西晋崇尚实的人生价值观以及文化思潮有关,所以西晋有玄学家如裴頠作《崇有论》,有欧阳建作《言尽意论》。这种思想认识极其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到了文学创作的领域,其如左思的征实尚用、写实尽意主张。尽管陆机对言不尽意现象有所认识,但他的倾向性实践是务多而流于芜,绮靡而不制繁,故《拟古诗》拟了十四首,而《演连珠》竟演了五十首。他务必要让自己的艺术理念、政治理想表达得淋漓尽致。

二陆生当玄学时代,无疑地要受到玄学不同程度的薰染。葛洪《抱朴子》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很值得注意:“诸谈客与二陆言者,辞少理畅,语约事举,莫不豁然,若春日之泮薄冰,秋风之扫枯叶。”(《北堂书钞》卷九十八引)这一段描述告诉我们,二陆有玄学的功底,参预过玄谈。不过,陆云所受到的玄学影响显然与陆机、左思等有所不同。据《晋书·陆云传》记载:“初,云尝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从。忽望草中有火光,于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见一年少,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辞去,行十许里,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云

意始悟。却寻昨宿处,乃王弼冢。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虽然这是一个荒诞离奇的故事,但我们从这样的无根之谈中毕竟截获并破译了一条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暗示我们,关于玄学,陆云接受的是《老子》的思想,接受的是王弼的影响。而《老子》以及王弼倡说的都是一个“无”,以为大象无形,以为言不尽意。而故事中所说的“辞致深远”正与陆云主张的“清省”属于同一种风格与意境范畴。

注释:

- ①在本专题讨论中,陆云《与兄平原书》以下简称《与兄书》;原文以黄葵点校《陆云集》为据,见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4—147页,以下引文不注页次。
- ②陆云由淮南赴洛的时间约在元康(291—299)末,至迟在永康元年(300)吴王司马晏贬爵之后。
- ③陆云于永宁二年(302)春任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内史,同年夏至邺,为成都王颖大将军右司马,至太安二年(303)冬,被司马颖所杀。
- ④陆云诗赋创作中力避方言,《与兄书》曰:“音楚,愿兄便定之。”
- ⑤按,陆云《与兄书》“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絮而不取悦泽”云云,刘勰《文心雕龙·定势》作“陆云自称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势而不取悦泽,及张公论文,则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辞,势实须泽,可谓先迷后能从善矣。”显然,“絮”当作“势”。
- ⑥谓“清省”为“弱点”,只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表述方式,只是为了方便于陆云“清省”之与陆机“绮靡”倾向的比较,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清省”这一风格范畴持有什么成见。

On Lu Yun's Literary Thought

JIANG Jianyun

(College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Lu Yun was an important literary thinker and writer in the Early Jin Dynasty. In terms of literary appreciation and creation he maintained that literature should be in an elegant and concise style. He paid equal attention to literary innov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in points of his literary thought and explore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an elegant and concise style and strong emot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analyses the complicated reasons why the theory had arisen.

Key words: Lu Yun. The Letters to Brother Lu Ji, elegant and concise style

(责任编辑:卢大中)